

舊唐書

冊天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忠義上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羅士信

呂子臧

張道源

族子楚金附

李公逸

張善相

李玄通

敬君弘

馮立

謝叔方

王義方

成三郎

尹元貞

高叡

子仲舒崔琳附

王同皎

周懷附

蘇安恆

俞文俊

王求禮

燕欽融

即叟附

安金藏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捨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不愆于素有若仲由之結纓鉏魘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

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有終身之利隨市道者獲當世之榮苟非
氣義不羣貞剛絕俗安能碎所重之支體徇他人之義哉則由覺信讓之徒君
人者常宜血祀況自有其臣乎卽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挺笏而擊
元兇張巡姚闡之守城杲卿真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今採
夏侯端李愷已下附于此篇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之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龍潛時
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迺請端爲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日
滋端頗知玄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牀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
人起於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
諸李強者先誅全才旣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爲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
高祖深然其言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爲吏所捕送于長安囚之高祖入京城釋
之引入臥內與語極歡授祕書監屬李密爲王世充所破以衆來降關東之地
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爲河南道招慰使至黎陽李勣

發兵送之自澶水濟河傳檄郡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
行次譙州會亳州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並以所部降於世充路遂
隔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乃坐澤中盡
殺私馬以會軍士因獻款曰今王師已敗諸處並沒卿等土壤悉皆從僞特以
共事之情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持歸
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士抱持之皆曰公
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共事經涉艱危豈有害
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潛行五日餒死者十三四又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
半端唯與三十餘人東走採生螢豆而食之猶持節與之俱臥起謂衆人曰平
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賊
猶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與之俱殞衆又不去屬李公逸爲唐守杞州聞而勒
兵迎館之于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充遣使
召端解衣遺之禮甚厚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吏部尚書端對其使者曰

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將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遺衣服因發路西歸解節旄懷之取竿加刃從間道得至宜陽初山中險峻先無蹊徑但冒履榛梗晝夜兼行從者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遇猛獸而死又半其餘至者皆鬢髮禿落形貌枯瘠端馳驛奉見但謝無功殊不自言艱苦高祖憫之復以爲祕書監俄出爲梓州刺史所得料錢皆散施孤寡貞觀元年病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贈瀛

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諡曰忠壯令其子襲官爵并賜田宅

常達陝人也初仕隋爲鷹揚郎將數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閱屍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悅以爲統軍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僞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嬖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視之貴怒拔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執仵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拜隴州刺史卒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中長白山賊王簿左才相孟讓來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効須陀謂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韃而上馬須陀壯而從之擊賊灘水之上陣纔列

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捨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無攻逼者須陀因而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剽其鼻而懷之及還則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甚加歎賞以所乘馬遺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煬帝遣使慰喻之又令畫工寫須陀士信戰陣之圖上于內史及須陀爲李密所殺士信隨裴仁基率衆歸于密署爲總管使統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敗士信躍馬突進身中數矢乃陷於世充軍世充知其驍勇厚禮之與同寢食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邴元真等盡拜爲將軍不復專重之士信恥與爲伍率所部千餘人奔于穀州高祖以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罵之者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因令嬰兒啼譟旣而佯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擢授絳州總管封剡國公尋從太宗擊劉黑闥於河北有洛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

雨雪大軍不得救經數日城陷爲賊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聞而傷惜購得其屍葬之諡曰勇士信初爲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爲南陽郡丞高祖剋京師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數輩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被殺高祖又遣其壻薛君倩賫手詔諭旨子臧乃爲煬帝發喪成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時朱粲新敗子臧率所部數千人與元規併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郭湛改其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臥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里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府戶曹參軍及平京城遣道源撫慰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高祖下書褒美累封范陽郡公後拜大理卿時何稠士澄有罪家口籍沒仍以賜之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近仁者之心乎皆捨之一無所取尋轉太僕卿後歷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歷職九卿身死日唯有粟兩碩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族子楚金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部侍郎儀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則天臨朝歷位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爲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竟卒於徙所著翰苑

三十卷紳誠三卷並傳於時

李公逸汴梁雍丘人也隋末與族弟善行以義勇爲人所附初歸王世充知其必敗遣間使請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爲總管封陽夏郡公又以善行爲杞州刺史世充遣其從弟辨率衆攻之公逸遣使請援高祖以其懸隔賊境未出兵公逸乃留善行居守自入朝請援行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送于洛陽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世充怒斬之善行竟沒於賊高祖聞而悼惜封其子爲襄邑縣公

張善相許州襄城人也大業末爲里長每督縣兵逐小盜爲衆所附遂據本郡歸於李密密敗以城歸國高祖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數攻之善相頻遣使請救兵旣不赴城中糧盡自知必敗謂寮屬曰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後城陷被擒送於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尋被害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

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闥重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吾當爲諸君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雋曾孫也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爲翊衛車騎將軍託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

犯玄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宮潛爲閒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因伏地獻歎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答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太宗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爲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刺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

邊鎮胡戎愛而敬之如事嚴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

永徽中卒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俄授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竟娶徵之姪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己之言故也轉太子校書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爲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爲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旣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之禮清歌吹簫登降有序蠻酋大喜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

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
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擢爲著作佐郎顯慶元
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
義府悅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勅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
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將加彈奏以
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
方乃先奏曰臣聞春鷺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
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
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隕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
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鞠問然天子置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
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光武失
之於逢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

下繼聖撫育萬邦蠻陬夷落猶懼疎網沉輦轂咫尺姦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憤
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
生殺之威上非王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重鞫正
義死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
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
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敷王休
策蹇勵驚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
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
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
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
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參軍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卒遂不
復仕進總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筆海十卷文集十卷門人何彥光員半千爲
義方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半千者齊州全節人也事義方經十餘年博涉經

史知名河朔則天時官至天官侍郎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自有傳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爲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之奇給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將軍諡曰勇時曲阿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

尹元貞者瀛州河間人也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援及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己將加任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敬業平贈潤州刺史諡曰壯

高叡雍州萬年人隋尙書左僕射頰孫也父表仁穀州刺史叡少以明經累除桂州都督尋加銀青光祿大夫轉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來寇叡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甚急遂潛謀應賊叡覺之將自殺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喻諸縣未降者叡竟不從遂爲所殺初賊將至州境或謂

叡曰突厥所向無前百姓喪膽明公力不能禦不若降之叡曰吾爲天子刺史不戰而降其罪大矣則天聞而深歎息之贈冬官尙書諡曰節及賊退唐波若伏誅家口籍沒因下制曰故趙州刺史高叡狂賊旣至死節不降長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歸賊高叡已加褒贈波若等身死破家賞罰旣行須敦懲勸宜頒示天下咸使知聞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頌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庶子卒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侍中駙馬都尉寬之曾孫其先自琅邪仕江左陳亡徙家河北同皎長安中尙皇太子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暉等討張易之兄弟也遣同皎與右羽林將軍李多祚迎太子於東宮請太子至玄武門指麾將士太子初拒而不許同皎諷諭切至太子乃就駕以功授右千牛將軍封琅邪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及郡主進封爲公主拜同皎爲駙馬都尉